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七二一 次会议

2020年2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戈芬先生	(比利时)
	中国	张军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爱沙尼亚	沃尔莫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德国	舒尔茨先生
	印度尼西亚	□□□□先生
	尼日尔	奥吉先生
	俄罗斯联邦	库兹明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德雄女士
	南非	马德基拉先生
	突尼斯	拉德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诺曼-沙莱女士
	越南	邓先生

议程项目

儿童与武装冲突

将儿童保护工作纳入和平进程

2020年2月5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0/9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0-0361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儿童与武装冲突

将儿童保护工作纳入和平进程

2020年2月5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0/97)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欢迎比利时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与会。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和儿童与武装冲突观察名单咨询委员会主席乔·贝克尔女士。

谢尔吉先生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视频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0/97，其中载有2020年2月5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安理会面前有主席代表安理会就今天会议的主题发表的声明。我就不宣读这项案文了，但要指出，在这项声明中，除其他外，安全理事会欢迎制定联合国关于和平进程中保护儿童工作的指南，鼓励秘书长传播该指南和推动在联合国和平及调解进程中应用该指南，并鼓励所有参与和平及调解进程的相关行为体将该实用指南作为工具使用。我感谢安理会成员为这项声明作出的宝贵贡献。

根据安理会成员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同意这项声明。这项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20/3。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法语发言）：值此反对使用儿童兵国际日，我高兴地同安全理事会成员一道提出联合国调解人指南，旨在更好地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简言之，儿童绝不应被卷入冲突中。然而，正如格拉萨·马谢尔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6年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无数儿童被卷入各种冲突中。在这些冲突中，他们不仅仅是旁观者，而且是目标。”
(A/51/306, 第1段)

在受战争影响的国家，18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一半以上。这些儿童无法保护自己免遭战争影响，属于最弱势者。约有2.5亿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有1.2万多名儿童在2018年冲突中被杀害或致残，这是自1996年大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一职以来数字最高的一年。与2017年的2.1万起暴力案件相比，在2018年记录并核实的暴力案件达2.4万多起。对医院和学校的袭击使儿童失去重要的教育、治疗和紧急护理的机会，迫使家庭离开家园。在战区，儿童经常遭受包括性暴力和绑架在内的各种暴行。有些儿童被训练使用致命武器，有些被用作厨师或信使。这种暴力行为对儿童及其所在社区和社会造成长期的创伤。由此激起的怨恨和挫折最终导致极端主义，造成紧张局势和暴力行为的恶性循环。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安理会在过去21年里通过若干决议系统性地参与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在提高对侵害行为的认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安理会在2005年建立了监测和报告机制。虽然该机制得出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但它们描绘了一幅糟糕的画面，并提出了责任和遵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有能力改变行为、预防严重侵害行为和保护儿童。我的特别代表正在从中非共和国到缅甸和也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改善对儿童的保护。南苏丹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保护儿童可以使冲突各方走到一起并建立信任与和平。上周，和平协

议的缔约方与联合国在朱巴签署了《结束和预防一切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面行动计划》，我的特别代表出席了这一活动。对南苏丹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有可能在和平进程中建立各方之间的信任，正如成员们所知，和平进程正面临许多障碍。

在其他地方，有12个冲突方在履行一项行动计划下的承诺后从侵害行为责任名单中被除名。持续的宣传已促使法律出现了变化，与政府部门和军队的合作得到了加强。例如，在阿富汗，每个省都设立了儿童保护单位，招募和使用儿童已被定为一项刑事犯罪。包括“儿童不是士兵”和新的“行动起来，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在内的宣传运动已帮助全球达成共识，即绝不应该在冲突中使用儿童。不过，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的数字继续上升。进一步提高认识和加强监测并不是这一增长的原因。这是持续和不断恶化的敌对行动以及可耻地漠视平民生命导致的结果。我们都必须做得更多。

我们今天推出的调解人实用指南是我们的下一步战略，就是要将儿童作为保护、建设和平和预防工作的中心。指南认识到，在冲突的所有阶段，包括从预防工作到调解和恢复一直到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都必须考虑到儿童的需求和权利。该指南是基于禁止歧视并将儿童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则编写的。它为调解人和谈判人员分析冲突对儿童权利的影响提供了手段，并欢迎儿童在适当支持下参与和平进程。通过将保护儿童的具体措施纳入和平进程，我们可以为儿童与和平取得具体的成果。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时，这有助于建立信任，并为推进和平进程创造势头。

我感谢所有参与制定指南的人，特别是我的特别代表比西尼娅·甘巴女士、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平行动部、儿基会以及在民间社会调解和儿童保护领域有直接经验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我强烈鼓励所有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调解人和参与和平进程的其他行为体充分利用该指南，并广泛

传播，以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不过，虽然该指南很重要，但还不够。我敦促所有会员国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具体行动，优先重视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儿童问题，我的特别代表随时准备在这些方面为所有会员国提供支持，特别是在当前，他正在马里、叙利亚和也门做这项工作。

去年9月，我站在联合国大楼的北草坪上，环顾四周，看到儿基会的同事们放在地上的3758个类似墓地的背包。每个背包代表一个在2018年冲突中失去生命的儿童。站在梦想的墓地里的感觉令人震惊，我相信这里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场面。作为领导人，尽一切力量保护儿童（我们的未来）以使他们免受与其无关的混乱和疯狂的战争之害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我们正在一起开始取得进展，但我们需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敦促成员们把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优先事项。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谢尔吉先生发言。

谢尔吉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主席国比利时将这一重要问题作为我们讨论的议题。我要强调比利时菲利普国王陛下今天在安全理事会讲话的特殊性。我知道他对一般年轻人，尤其是处于脆弱局势中的年轻人的承诺是多么伟大。他特别关心受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解进程，我们同意这一点。他在本会议厅的发言将提高人们对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崇高事业的认识，同非洲联盟一样，长期以来，比利时一直将这一议题作为联合国的国际议程，但首先是通过国王陛下对儿基会和发展合作的支持。

我也借此机会欢迎玛蒂尔德王后陛下所作的承诺。作为儿基会比利时分会名誉主席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倡导者，她参加了很多人道主义任务，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女王陛下一贯强调儿童权利。我知道她多么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武装冲突中儿童受害者的身心康复问题，我为此向她表示感谢。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主席国邀请我参加本次关于将儿童保护条款纳入和平谈判以及和平与停火协定的高级别辩论会。事实上，儿童必须是我们预防和解决暴力冲突的一切工作的核心，包括避免和应对一切形式的虐待、忽视和剥削的具体措施。在和平谈判期间，儿童的最大利益必须是第一要务，任何相关决定都不应该为他们带来任何进一步的暴力。

冲突对儿童构成格外严重的影响，他们可能成为强迫参与冲突的受害者，或者被杀害、致残、招募、使用、性剥削、贩运或被剥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袭击学校和医院的行为阻碍了儿童获得教育和保健等基本服务，违反了国际法。不仅要防止侵犯儿童权利，而且要在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也是可持续和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侵犯儿童权利问题得不到解决致使有罪不罚、不公正和无法无天现象长期存在，这种现象可能首先导致冲突，并为重新陷入暴力冲突提供肥沃的土壤。

如果要在非洲持久地平息枪炮声，就必须通过法治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儿童的权利和福祉。这是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及非洲联盟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的基本原则之一。

鉴于暴力冲突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对儿童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害，参与调解与和平进程的所有行为体必须在和平协定中纳入保护儿童的语言和规定。

应当强调，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2015年3月9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491次会议上重申，非洲联盟应将儿童利益纳入和平协定、结束暴力后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安排、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多年来，非洲联盟以及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机制投入了时间和资源，以确保和平进程与和平协定系统地应对和防止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并使儿童切实参与非洲大陆建立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努力。非洲联盟和其他伙伴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几个具体例

子，包括2000年《阿鲁沙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定》、2005年《苏丹全面和平协定》、2015年《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以及去年的《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

在布隆迪，除了2008年12月所商定一项声明规定各方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招募或使用的儿童外，《阿鲁沙协定》还规定，不得在武装冲突中直接使用儿童，而且应在武装冲突时保护儿童。《全面和平协定》本身责成其签署方遣散队伍中的所有儿童，并设立了一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来监督这一工作。2015年《南苏丹协议》的一项规定指出，各方应特别考虑到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并规定一个有利于儿童的过渡期司法制度。在我有幸参与调解达成和平协议的中非共和国，我们处理了所有侵害儿童的行为，并提供了一个由非洲联盟领导的全面监测与核查系统。

虽然我们非洲大陆的组织非洲联盟拥有将儿童权利、保护和福祉纳入和平进程的丰富经验，但我们尚未为此建立一个标准框架或一套准则。因此，非洲联盟欢迎并参加了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去年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政府合作举行的高级别对话，以审议关于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和平进程的实用指南草案。

在这方面，除了我们对和平支助行动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外，我也欢迎非洲联盟为秘书长对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调解人的实际指导所作的贡献，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不仅是非洲联盟调解人和特使的宝贵工具，也是参与和平进程的非洲联盟成员国的宝贵工具。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比利时及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为我们大家创造了这个及时的机会，来让我们儿童的脸上再度洋溢珍贵的笑容，并使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谢尔吉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贝克尔女士发言。

贝克尔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儿童与武装冲突观察名单——即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武装冲突中儿童权利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全球网络——在安理会发言。

1996年，当格拉萨·马谢尔发表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开创性研究报告（见A/51/306）时，她感到遗憾的是，直到那时，还没有任何和平条约确认儿童兵的存在。她说，不确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和平进行有效的规划。自那时以来，安全理事会一再呼吁将儿童保护工作纳入和平进程。然而，在现实中，涉及儿童保护问题的和平协定依然很少。此类协定只是例外的情况，不是常态。

儿童与武装冲突观察名单对停火与和平协定进行了分析，以评估它们在保护儿童方面的有何作用。结果让我们很气馁。我们查阅了政治事务部和平协定数据库中的所有文件，最早的是1999年的文件，当时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这些文件包括和平协定与停火协议以及宣言和其他公报。

我们发现，在444份文件中，包括儿童保护条款的不到18%，其中许多文件只是以一般方式提及这个问题，例如呼吁保护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这根本就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儿童在战争中遭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在和平中又受益不多。

和平进程与和平协定不仅仅是结束战争。它们建立过渡的框架并确立促进和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议程。它们确定冲突后投资和资源分配的优先事项。当儿童被排除在外时，他们的需求和权利就变得看不见了。其结果是投资不足以及缺乏关键的方案编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新的不满情绪、前儿童兵再次拿起武器，我们不会感到惊讶。

在和平进程中解决受冲突影响儿童的需求不仅仅是道义或法律上的当务之急，而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

我们迄今在和平进程方面的经验突显一些重大差距。和平协定最有可能解决儿童兵问题，但它们

往往不能为受害的儿童兵伸张正义，也未能追究招募儿童兵的领导人的责任。无法这样做助长有罪不罚现象，并加剧招募和重新招募的持续循环。

针对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的儿童的规定有时过于狭窄，只注重参与作战的儿童，不包括女童或没有携带武器的人。例如，在利比里亚，社区团体需要在2003年和平协定签署后进行宣传，以确保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复员方案）的努力包括所有受影响的儿童。

尽管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兵问题，但某些和平协定仍然根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尽管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高级别上进行倡导，但2015年《巴马科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并未提及这一问题，也未将儿童问题纳入其复员方案条款。

和平进程也没有涉及儿童参与的渠道。例如，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很少有儿童来找该委员会讲述他们的经历，直到他们为儿童和青年举行特别听证会。这些听证会一旦组织起来，就会涉及巨大的投入。利比亚是又一次错失良机。2018年，全国各地共举行了不止75场促进和平的公开协商会议，涉及7000多名利比亚人。为妇女、大学生和流离失所者举行了特别协商会议，但没有为儿童专门举行过一次协商会议。

体制建设往往忽视儿童。例如，危地马拉的和平协定包括了加强针对成年人的司法系统的条款，从而产生了筹资、培训和监测问题。但是，谈判桌上甚至从来没有讨论过针对儿童的司法系统，也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资源。

有些人认为，惠及全体人民的一般规定将自动惠及儿童，但我们的经验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认识到，必须考虑特殊性。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可供学习的好例子。1999年的《塞拉利昂政府和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和平协定》是涉及儿童问题的首批和平协定之一。它呼吁特别关注儿童兵，包括调动资源并将他们纳入复员方案工作。这为

近7000名儿童正式复员铺平了道路。后来的研究发现，塞拉利昂的应对措施比许多其他冲突中的措施更加有效和一体化，复员儿童的表现看来与其社区中的其他儿童一样好。

正如秘书长早些时候所提到，哥伦比亚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因为在《终止冲突并建设稳定持久的和平最终协定》之前，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释放15岁以下儿童达成的明确协议有助于双方建立信任。该和平协定本身数十次提到儿童，载有与保健、幼儿教育、粮食安全，包括学校供餐方案，以及与受权特别关注侵害儿童罪行的真相、正义和赔偿制度有关的详细规定。

一些和平协议包括对学校的具体保护，因为学校在武装冲突期间经常成为目标或被用于军事目的。例如，2002年斯里兰卡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之间的停火协议规定，在160天内，任何一方占用的学校建筑将被腾空并恢复其原定用途。

2016年，在广泛协商和分析的基础上，观察名单组织拟订了一份停火与和平协议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条款的清单。该清单激励联合国和会员国制定了今天正在推出的指南。我们确定的一些关键组成部分包括以下内容：一开始就将儿童保护工作列为和平谈判议程的优先事项；确保所有各方明确同意终止六种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包括将其列为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列入针对与武装部队或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的具体规定，包括充分调动资源并纳入复员方案进程；列入对教育的保护，包括各方同意腾空和修复曾用于军事目的的学校；确保儿童的需求和权利在冲突后方案规划中得到充分考虑和资源支持，包括他们的身心健康需求、教育以及职业和经济机会；确保过渡期正义、问责和赔偿机制具体处理侵害儿童的行为，并征求儿童的意见；以及确保和平协议的监测和执行机制处理所有儿童保护条款，并让民间社会参与进来，以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

我们欢迎关于调解人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新指南，并鼓励秘书长确保在联合国系统内广泛分发该指南。

最后，安全理事会也可帮助确保和平进程中的儿童保护工作。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以下步骤：第一，要求所有冲突分析都包括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评估，以确保在任何和平努力开始时就处理这些问题；第二，确保关于和平进程的国别决议强调需要为保护儿童制定明确和全面的规定；第三，敦促调解人、联合国、冲突各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确保受影响儿童有意义的参与，并确保考虑到他们的意见；第四，确保联合国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有专门且资源充足的儿童保护能力；第五，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特使确保所有关于和平进程以及监测和执行和平协议的报告都提到儿童保护问题；最后，作为问责的基础，坚持要求秘书长的侵犯儿童行为犯罪人年度名单要准确并有证据依据，利用第1612（2005）号决议设立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收集的数据。

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贝克尔女士的通报。

我以安理会名义欢迎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陛下代表比利时王国发言。我请礼宾官员陪同陛下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国王陛下在陪同下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菲利普国王（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谢尔吉先生和贝克尔女士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通报和行动呼吁。

三十年前，在《儿童权利公约》生效之际，博杜安国王在纽约向参加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了讲话。他回顾了让政府和公众认识到儿童的脆弱和易受伤害特点的重要性以及儿童家庭环境的重要性。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为

捍卫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事业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比利时一直将该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玛蒂尔德王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

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达到沸点，该议题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今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儿童遭受武装冲突的负面影响。该统计数字无法让我们无动于衷。它代表了逃离冲突、被致残、遭剥削、被杀害、遭受性虐待和被武装团体招募的男童和女童的真实例子——数百万年轻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伤害。

拯救这些儿童需要持续的政策、联合预防和补救努力以及不懈地调动财政和人力资源。我们必须帮助这些儿童康复并茁壮成长。我们必须重振他们的希望，帮助他们重获生命。通过倾听他们的声音，认识到他们的痛苦，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支持使他们重返社会，我们将打破暴力循环，实现持久和平。

1999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261（1999）号决议，这是第一项关于冲突中儿童状况的决议。自那时以来，安理会一直呼吁和平进程从一开始就纳入保护儿童权利的基本要素。在几次和平谈判中，儿童保护工作获得有效关注，这值得欢迎，但包容性进程仍然是例外。儿童的困境经常被忽视。他们的声音、权利和需要几乎没有得到考虑。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受敌对行动影响的社会，其未来岌岌可危。经验表明，有时，冲突方在协助儿童的措施上比在其他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协议。对儿童的这种关注可以建立信任。儿童保护协议可以成为更多协议的跳板和催化剂。正是有鉴于此，制定了关于在谈判与和平进程中保护儿童的准则。将他们纳入和平谈判将促使受冲突影响的儿童生活得到具体改善。

比利时坚定致力于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我国致力于捍卫贯穿《联合国宪章》并构成体面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观，而不是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真诚的信念反映在我们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中，反

映在比利时士兵参加维持和平行动以及我们对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所有机构的投入中。这也反映在今天让我们在此开会的这一关切中。

每个孩子都有在家庭和安全环境中成长并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每当我们从战争中救出一个孩子，帮助她重建或重返学校时，这些梦想就再次成为可能。这是终生的胜利。我们促进了和解，甚至得以防止再次发生冲突。这是我们大家肩负的责任。2019年标志着冲突地区儿童所处的艰难十年的终结。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采取公正而具体的措施，确保2020年成为让所有儿童充满希望的十年的开始。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陛下上的讲话。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陛下在陪同下离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厅。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发言。

西雷加尔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很荣幸在比利时国王和皇后陛下及比利时外交大臣正式访问联合国之际，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我同样荣幸地欢迎爱沙尼亚副外长。我要感谢比利时组织今天的通报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通报人的全面介绍。

我们欢迎今天早些时候通过比利时提出的主席声明S / PRST / 2020/3。

今天的通报是及时的。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旷日持久的冲突中遭受最严重影响的仍然是儿童。在20个国别局势中，有24000多起严重侵犯儿童的行为。这些数字证明，今天的议程项目仍然是我们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我国没有也不会对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需求视而不见。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在武装冲突中确保基于儿童权利的保护方面仍面临挑战。在这

方面，我要强调三点内容，以便我们能够为采取儿童保护措施指明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将规范性承诺付诸行动。我们不是从零开始。在座的安理会多数成员都是《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这些文书为我们在保护儿童方面的行动奠定了规范性基础。安理会通过了第2427（2018）号决议，认识到必须将儿童保护明确纳入所有和平进程，特别强调儿童的最大利益。

本着这种精神，印度尼西亚一直致力于实地落实这些规范性基础。例如，我们的维和人员通过为儿童及其母亲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并通过体育、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与儿童互动，在军民协调活动中一贯执行儿童保护任务。真正的行动胜于雄辩。

第二，必须全面处理儿童保护问题。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保护应涵盖冲突所有阶段，从防止武装冲突中六类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打破儿童兵现象屡禁不绝的状况，到推进基于家庭和社区的重返社会。这种在整个周期中采取全面措施保护儿童的做法已被纳入联合国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维持和平任务授权。

派驻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的印度尼西亚维和人员组成了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中最大的儿童保护部门，一直在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将儿童与武装团体分开，包括遣返，并防止儿童遭受侵犯和虐待。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都应学习联刚稳定团的经验教训。

第三，加强对儿童保护措施的支持至关重要。在为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提供保护措施方面，各国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并分享该领域的最佳做法。参与和平进程的所有各方，包括冲突方、调解人、谈判人员、儿童问题顾问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应建设满足儿童需求的能力，树立这方面的敏感性和意识。关于这一点，我们欢迎为调解人推出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实用指南。该指南将成为确保和平进程中保护儿童的绝佳工具。印

度尼西亚期待与其他会员国合作，确保为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提供更好的保护。

儿童不是士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确保儿童权利，就是在为培养未来的建设和平者和创造发展动力进行投资。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为长期和持久和平进行投资。

沃尔默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比利时组织今天的会议，并感谢所有通报人的出色介绍。我们也对比利时在加强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包括其在领导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时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

安全理事会一再谴责武装冲突中大范围侵害和虐待儿童的行为。过去二十年间，安理会就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开展的工作日益增多和系统化，包括明确认识到必须将儿童保护工作纳入所有和平进程。我们非常感谢贝克尔女士概述局势。

我们坚决支持这一目标，但必须承认在目标转化为行动方面仍存在差距。在和平进程中，保护儿童问题继续被作为特案处理，儿童权利及其特别需要和关切得不到充分解决。因此，我们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所有其他各方协助编写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实用指南。我们认为，该指南是对现有可用工具的宝贵补充，系统地汇集了各种实用和具体指南，包括各种最佳做法的实例。我们欣见，指南牢固地立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并强调，把保护儿童纳入和平进程时，必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的认识，顾及男孩和女孩的需求。

鉴于和平进程的参与方众多，我们赞赏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包括联合国系统、区域和地方组织及民间社会，可借鉴和调整使用指南。确保广泛传播指南并将其纳入现有和未来和平进程，也同样重要。爱沙尼亚将推动该努力。

正如指南指出，我们必须确保追究所有在武装冲突中虐待和侵犯儿童行为的责任。我们呼吁所有

国家对此类罪行的肇事者行使刑事管辖权，并进一步努力加强国内和国际问责机制。我们回顾，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征募或招收儿童加入武装部队和性暴力构成战争罪。

我们申明，我们继续支持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的工作，包括特别代表办公室与儿基会的密切合作。我们也重申，必须为联合国保护儿童活动分配足够的资源，重申为政治与维和特派团配备儿童保护顾问的重要性。

如果不解决，冲突中侵害和虐待儿童的行为将对儿童及其家庭和整个社区带来持久的消极后果，导致暴力和不公现象的持续循环。我们认为，该指南是可帮助打破这一循环的工具之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国王和王后陛下亲自出席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他们出席可提高安理会声誉。我也要就比利时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方面所作的长期了不起努力向他们表示感谢。我非常高兴能赞扬这些努力和这项重要工作在比利时的领导下取得的进展。

我也谨欢迎今天在座的各国部长，感谢他们出席我们会议。最后，我谨感谢秘书长、谢尔吉专员和贝克尔女士的重要通报。

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全球冲突对儿童及其社区和儿童未来的可怕和持久影响，因此我不再赘述。我谨强调两个案例，它们切实说明这种影响如何摧毁儿童的生活。

正如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儿童权利的最近报告所述，在叙利亚，儿童继续被“剥夺童年，被迫参加残酷战争”（A/HRC/43/CRP.6，第1页）。他们被杀，致残，遭受强奸、绑架和拘留。他们被迫充当作战人员，而且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而言，被迫充当刽子手。本该保护和培育他们的安全场所，如学校和医院，已经成为袭击目标。

叙利亚境内有超过250万儿童流离失所，许多人听天由命，没有足够的维生物资或服务，而且这种趋势远未结束。正如洛科克副秘书长上周告诉安理会的那样（见S/PV.8715），对伊德利卜的轰炸继续造成平民死亡和民用物体遇袭，仅12月初以来，叙利亚东北部就有逾30万儿童流离失所。而且，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发现，儿童的心理健康已经并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受到深刻的影响。儿童和青年的长期前景受到严重损害，许多人错失多年教育。

在马里，儿童继续遭受持续冲突的影响，特别是在马里中部，在族群间暴力中，他们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惨遭杀害和致残。据最近统计，不安全、威胁和攻击学校与教师，国家权威缺失和缺乏设备，已经导致900多所学校关闭。与叙利亚一样，儿童遭受冲突的直接影响及长期心理健康影响，并无法获得医疗护理和照顾等服务。

在喀麦隆，冲突对英语地区儿童的影响严重。儿童教育被分离分子作为政治谈判筹码利用，他们关闭学校，并把儿童当作人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自2016年以来，已有80%的学校关闭，受到教育禁令影响的儿童已超过60万。

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程度显而易见，但在和平与争取平时，他们的需要和观点往往被忽略。因此，我们欢迎今天发布联合国实用指南，供调解人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该指南指出，安全理事会已多次强调把保护儿童问题纳入调解与和平进程的重要性。这样做至关重要，从而：确保谈判各方承诺履行保护儿童的国际、区域和国内义务；保障顾及儿童和青年的特殊需要，并将其纳入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工作；以及提高和平努力的可持续性和成功率，因为儿童问题在冲突后局势下的和解与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我们欢迎秘书长对指南的亲自投入，并期待广泛传播指南。我也借此机会敦促参与和平与调解进程的所有调解人、协调人以及谈判人利用指南为其

工作工具，因为介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可为讨论其他优先事项打开大门。

在11月我国与比利时和波兰共同主办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上，联合王国曾呼吁联合国系统在各部门和各机构采取一种更全面和连贯的做法，以确保将保护儿童与发展纳入整个冲突周期。这项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们希望进一步努力，把这些做法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

我们谨再次呼吁，按照最佳做法，在影响儿童的问题上考虑儿童的观点；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努力执行第2282（2016）号决议，该决议确认，安全、发展和人权三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提出供调解人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实用指南，感谢其他发言者的发言。我也欢迎比利时国王和王后陛下。他们的出席证实比利时对此问题的承诺，比利时亦已通过作为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所做的出色工作证明了该国的这一承诺。

我们欢迎这一务实的指导，并赞扬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团队，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儿童基金会编写这份文件。关于保护儿童的规定应该是调解进程中的高度优先事项。我们相信，这一指导将有助于我们将儿童置于调解努力的核心，从而增加可持续和平的机会。因此，我们鼓励秘书长传播这一指南，以促进其在和平和调解进程中的使用，我们鼓励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参与这些进程的所有行为体把它当作有效工具，将儿童的保护和权利纳入和平谈判范畴。

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受到的影响也不成比例，这令人担忧。武装冲突对儿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严重性和程度令人深感关切。然而，在我们纪念“国际反对使用儿童兵日”之际，这一工具是激动人心和令人鼓舞的。

我们意识到，解决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需要用于解决这一

问题的必要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认为该指南方便用户和手段灵活，在设计时考虑到建立信任问题并考虑到局势背景，但调解人的团队中有一名该问题的专家或儿童基金会、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儿童保护问题顾问也是至关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儿童的观点，并在和平进程的早期阶段纳入保护儿童的条款，从而增加防止未来侵权行为和确保对儿童保护的可能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在该进程中，保护儿童是与武装团体对话的起点。

和平协议不仅应该是反应式的，而且应该是预防性的。在执行协议时，必须将保护儿童列为优先事项。和平协议的可持续性和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专门提到儿童保护的和平协议数量很少。我们希望更多的和平和停火协议将包括有关儿童保护的条款。正如安全理事会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要求的那样，这是一个使它成为和平谈判和协议的一个经常性特征的问题。

多米尼加共和国赞同《关于维持和平及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温哥华原则》和《巴黎承诺》，并加入了“行动起来，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运动。当交战各方继续侵犯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并且有罪不罚仍然是常态时，儿童的未来就受到威胁。正如儿童与武装冲突观察组织前执行主任伊娃·斯梅兹所强调的那样，儿童是我们争取消除战争最恶劣层面的理由所在，但他们也是我们成功的希望。

马德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尼日尔、南非和突尼斯——发言。

我们谨向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陛下和玛蒂尔德王后表示特别和热烈的欢迎，他们今天的光临使我们倍感荣幸。我们要赞扬他们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领域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并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专员斯梅

尔·谢尔吉大使；以及非政府组织“儿童与武装冲突观察名单”咨询委员会主席贝克尔女士今天上午所作的有见地的通报。我们也欢迎各位副部长莅临安理厅。

我们欢迎为调解人制定切实可行的指南，以更好地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并赞扬比利时王国召开本次会议，以及在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期间所做的重要工作。

我们认为，保护儿童问题应该在各级得到解决，包括在预防性外交、和平进程的调解以及作为保护平民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维持和平方面。所有有关各方必须确保将儿童的保护、权利和福祉纳入和平进程、和平协议以及冲突后恢复和重建阶段。交战各方和调解人的这种认识有助于促进对话，建立各方之间的信任，并有助于给儿童带来眼前和长期的利益。我们认为，在武装冲突中结束和防止与冲突有关的侵犯儿童行为不仅是一项道义责任，而且也有助于建设可持续和平。

我们要强调地方社区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融入社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社区仍然是这些儿童的第一接触点，因此在为他们的更美好未来做出贡献和铺平道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方面，这些社区必须配备必要的资源，以确保能够兼顾所有方面，包括儿童保护、咨询和处理此类案件的技能。

我们注意到，并非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都包括父母的视角及其作为主要照顾者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安全理事会应该考虑在安理会今后的成果中纳入父母作用的概念。

我们认为，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制定重返社会方案应该考虑到儿童本身的视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和地方方案不应忽视儿童的经历和声音；相反，这些经历和声音应该被用来为受影响的儿童设计和制定适当的方案。

我们认识到，在解决武装冲突中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问题时，通常采用一般的方法。会员国还必

须考虑到具体国家的情况，这种具体情况可能需要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安理会的三个非洲成员欣见非盟和次区域集团努力倡导更加重视与儿童和武装冲突有关的问题，并优先执行相关的大陆议定书和宪章。在政治与和平协议中纳入保护儿童使其免遭严重侵犯的内容，例如在中非共和国，是一个重大发展。它的实施应该显示出这种倡议的好处，也将成为在其他冲突局势中复制的模式。在我们继续加强努力以平息非洲枪炮声时，我们承认，如果战争和冲突不结束，如果儿童权利得不到保护，就不可能实现《2063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一个繁荣的非洲和非洲儿童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欢迎呼吁区域组织提高其应对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带来的多重挑战的能力。我们将继续支持在所有冲突中解决儿童困境的一切努力，儿童在这种局势中是最脆弱的。

安理会的三个非洲成员想引用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话来结束发言，他说：“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那些虐待他们的人撕裂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削弱了我们的国家。”

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保护儿童权利确保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应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和调解来预防和解决冲突，以确保我们儿童的未来。

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欢迎并支持比利时提出的主席声明（S/PRST/2020/3）。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感谢比利时国王今天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并感谢主席国比利时倡议召开本次会议，这进一步表明了比利时对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承诺。在我们纪念建立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决议（第1612（2005）号决议）通过15周年之际，我特别赞扬比利时作为该工作组主席所做的工作。

自1999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呼吁冲突各方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其和平谈判。2007年，《巴黎承诺》和《巴黎原则》呼吁将有关儿童的具体规定纳入和平和停火协议。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叙利亚、也门、缅甸、萨赫勒、阿富汗和其它地方的当前局势每天都提醒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今天，我们欢迎正式推出我们刚刚核可的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问题调解人实用指南。我们感谢秘书长、他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以及所有为制定实用指南作出贡献的人。实用指南是一个真正的工具箱，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谈判者和调解人现在有一个指南针来指导他们将儿童保护纳入其工作。

该指南还说明了法国认为成功的调解应该是什么样的，即把缓和紧张局势的短期外交与长期稳定化结合起来，这对于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儿童保护使得有可能提供一种长期方法。我们必须小心确保该指南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所有行为者都必须拥有并明确支持其内容——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儿童保护专家。这是该指南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其原则众所周知，但尚未充分传播或系统化。正如我们用流利的法语所说的那样，冲突中的儿童问题需要纳入主流。在这一方面，我谨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第一，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就职前应系统地了解该指南原则。

第二，他们可以向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介绍他们在这一领域的行动和优先事项，以确保在其整个任务中考虑到儿童保护问题。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可以成为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在未来几年中全面合作的轴心。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以任何方式瘫痪。关于武装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监测和报告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我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充分实施这一机制。工作组尤其应该能够通过几个月前谈判达成的关于也门、中非共和国和阿富汗的结论。我们还再次呼吁普遍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并核可《巴黎原则》和《巴黎承诺》。

法国对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承诺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我们在联合国捍卫的优先事项，也是我们在实地捍卫的优先事项，我们与秘书长特别代表、儿童基金会和以贝克尔女士为代表的高度敬业的民间社会一道捍卫这一优先事项。我赞扬他们不可或缺的工作，并希望向他们保证，我们将在这一领域继续给予支持和做出努力。

邓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越南谨感谢主席国比利时召开本次通报会。我们特别感谢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陛下和王后马蒂尔德陛下今天出席会议。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作了富有洞察力的发言。

儿童问题总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越南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我们数百万当时的儿童是在战争时期长大的，遭受了战争后果，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半个世纪前，我们摆脱了战争，但在我国许多地方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痛苦。矛盾的是，在这些战争结束多年后出生的成千上万的儿童仍在忍受这种痛苦，甚至不知道是什么造成这种痛苦。这种情况以及更令人心碎的情况如今在许多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普遍存在。这些数百万儿童的悲惨处境强烈提醒我们，保护我们的儿童并为他们建设一个和平世界的承诺尚未兑现。

因此，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符合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作为国际社会一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保卫我们手无寸铁的儿童是我们的道义责任。

已经做出承诺。我们现在的首要重点是通过采取具体行动将承诺化为现实。我们欢迎武装冲突局

势中保护儿童问题调解人实用指南，认为它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我们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她的团队和其他人所做的巨大努力，赞扬他们做了有意义的工作，并认为实用指南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儿童。在这一方面，让我谈谈我们对实用指南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

首先，实用指南应该是一份活的文件。指南中分享的许多国家的成功故事肯定会激励产生更多的成功故事。这些感人的证词表明，通过真正的努力，我们能够改变数百万儿童的生活。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最近签署了结束和防止南苏丹所有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我们鼓励继续汇编吸取的经验教训，以进一步改进该指南，使其更好地应对迅速变化的局势。我们还希望，该指南能够在国家一级充分发挥作用，有针对性地加以应用，以便使其适应国情，同时考虑到每种情况的特殊性。

第二，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显然，后者是前者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保护儿童方面的可靠伙伴。如指南所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为促进实施行动计划以终止和防止侵害儿童行为做出了巨大贡献。区域组织通过与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接触，可以成为以协调方式将国家、区域和全球努力联系起来的桥梁建设者。

第三，教育是重返社会方案的基石。越南优先重视教育，不遗余力地确保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接受教育。战争期间，在任何可利用的地方上课，无论是在果园、公共房屋还是地下掩蔽所。这些教室虽然简陋，但不仅帮助我们的儿童克服了恶劣的战争条件，而且在他们的心灵中培育了对和平的纯粹热爱和对更美好未来的热切希望。在针对以前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的重返社会方案方面，教育也是他们摆脱过去的困扰，并重新获得他们应得的童年和未来的最佳方式。

自从我们首次就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进行辩论以来，20多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要拯救数百万儿童，仍需要做更多工作。

安全理事会需要通过言辞和行动表明其责任。我们表示坚决支持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20/3）。我们期待着该声明得到有效实施。

德尚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我们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出席本次会议。我们欢迎比利时外交大臣、印度尼西亚外长以及爱沙尼亚副外长。我们也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谢尔吉专员及贝克尔女士的通报。

由于儿童约占遭战争和冲突蹂躏的国家人口的一半，并且估计占世界难民人口的一半，因此补救武装冲突对儿童的过度影响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仍然至关重要。作为《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签署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与安全理事会成员站在一起，核可在和平进程和冲突后环境中采用以儿童为中心、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及促进性别平等的全面战略。我们欢迎为调解人制定适应性强的实用指南，作为安理会与儿童保护和儿童赋权相关的和平与发展工作的一部分。

自1996年出台儿童与武装冲突任务以及安理会随后在1999年至2018年期间通过12项关于所有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决议以来，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秘书长各份报告中记录的针对儿童的暴行。然而，值得提醒各位成员的是，2019年，尽管我们以及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社区和家庭开展了工作，但自监测系统于2005年创建以来，杀害和残害儿童的行为创下了全球纪录。正如我们稍早从贝克尔女士那里听到的那样，当学校和医院遭到袭击以及人道主义准入被拒绝时，儿童也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在几个充满冲突的地区，儿童继续被绑架、招募和用于现行敌对行动（包括作为自杀炸弹手）的比率有增无减。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仍然特别关切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问题。我们还深感不安的是，尽管由于污名化、缺乏服务以及对保护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关切，对冲突中性暴力的举报仍然不足，但

针对儿童、特别是女童的性暴力报案数量却很高。这一问题因个人、社区和国家各级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现象和对犯罪者缺乏追责而加剧。

安全理事会在其各项任务中阐述了处理追责和赔偿问题的框架。我们认为调解是确保对幸存者进行补救和赔偿的一个关键机制，是一项可持续愈合的战略，也是确保首先防止侵害儿童行为发生的一种手段。调解为冲突各方承担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所有权和责任提供空间，从而增加了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然而，正如今天提交的指导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以儿童保护为重点的分析、具备以儿童为中心的专门知识的必要专家、为儿童量身打造的心理社会和重返社会战略以及尊重儿童表达意见的权利，这一点就会受到损害。

调解人实用指南是一份重要文件，能够帮助将注重儿童保护的行动纳入建立信任措施、安全安排、治理和过渡司法系统以及建设和平进程的主流。我们同意越南代表的看法，即它应该是一份活的文件，用良好做法的例子不断加以更新。

儿童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但却占我们未来的100%。当后代面临如此不确定的生活和生计前景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所致力于的目标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比利时倡议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菲利普国王陛下作了令人鼓舞和有力的发言，感谢国王和王后陛下在儿童保护领域所做的努力。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和各位通报人为今天的讨论所做的贡献。

儿童保护专题对俄罗斯联邦至关重要。我们非常重视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活动。这是一个独特的机制，目前由比利时领导。15年来，它促进了对冲突中儿童的更有效保护，并帮助确保对侵权行为追责和防止未来的暴力。

在世界各地陷入敌对状态的各个国家，儿童继续忍受残酷的暴力。恐怖分子不回避使用最幼小的儿童，让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有系统地招募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接受教育，以及对儿童实施暴力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恐怖分子犯罪活动的人质还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妻子和孩子，他们受到社会的鄙视和歧视。卷入这场灾难性漩涡的儿童不应被社会边缘化。他们有权利，应该再次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他们的康复和重返社会是今天的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领域，不同的国家行为者、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可以成功和有效地合作，同时相互补充彼此的努力。俄罗斯联邦充分理解让受冲突影响的儿童重返社会的重要性。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优先考虑的是那些因命运的捉弄而发现自己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的我国公民。自2018年以来，俄罗斯联邦一直不遗余力地确保身处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的俄罗斯儿童返回祖国，并确保他们持续接受改造。其中许多未成年人与他们的母亲一起被困在监狱中，正在接受调查，或是因为参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活动而被判不同刑期。

已有150多名俄罗斯儿童从伊拉克和叙利亚顺利遣返。就在几天前，俄罗斯儿童问题监察员将26名儿童带离霍尔难民营。另外9名儿童也将于近期被带回祖国。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

今天，一些国家为武装冲突所困扰，正在这方面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它们所树立的积极榜样应当能够激励其他国家，但它们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以充分恪守国家主权原则的方式，谦恭地开展建设性对话。

特别代表甘巴女士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制定了自愿遵守的指导意见。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基于这一指导意见，努力解决儿童重返社会问题，并把儿童保护问题全面纳入冲突解决和冲突后恢复进程。

我们希望，有了这一新机制，将有更多的儿童战斗人员顺利重返社会、解决冲突中儿童的困境以及加强对儿童的保护等方面的例子。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应当有助于推进这一目标，以利于儿童及我们的未来。

张军先生（中国）：中方再次欢迎外交大臣阁下主持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阁下刚才所作的发言，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谢尔吉委员和贝克尔主席刚才所作的通报。

中方欢迎安理会刚刚通过主席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推动制定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调停者指导文件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中方再次欢迎外交大臣阁下主持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阁下刚才所作的发言，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谢尔吉委员和贝克尔主席刚才所作的通报。中方欢迎安理会刚刚通过主席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推动制定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调停者指导文件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儿童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是最应该受到保护，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1999年，安理会通过了第一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决议，强烈谴责在武装冲突中将儿童作为攻击目标，呼吁各方和相关方终止此类暴行。20多年来，联合国同国际社会在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事实表明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仍在蔓延，许多本应无忧无虑的儿童却在暴力、恐惧、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的艰难处境中苦苦挣扎。

追本溯源，保护儿童免受武装冲突伤害的根本之法是制止和化解武装冲突。各方应坚持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应更加重视预防冲突，努力推动和平进程。在此过程中充分考虑儿童的特殊需求，立足于保护儿童免受冲突伤害、保护儿童受教育等各项权利。安理会

应切实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致力于通过斡旋、调解、政治解决冲突，中方坚定支持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继续在预防冲突、维护和平、建设和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全世界儿童营造和平安定的成长环境。

立足当下，冲突当事国对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负有首要责任。冲突各方应禁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应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导权与当事国深入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帮助其加强能力建设，动员国际社会协助其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推动当事国切实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2018年至今，中国政府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的框架下，已经向索马里、南苏丹、刚果金等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培训官员，提高能力建设，加强对儿童的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放眼未来，要综合实测，将儿童重返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冲突后重建工作的优先事项。许多儿童即使在冲突中幸存，仍可能因身心健康、教育机会等问题再度陷入不幸。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密切合作，支持冲突后国家开展和平重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儿童兵收容、复员、遣返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确保儿童能够接受医疗和教育服务，享有健康和教育的权利。2000年以来，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兴建了200多所学校，中国医疗队在非洲许多地区救死扶伤、医治儿童，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驻刚果金的维和部队自2005年起参与刚果金布卡武市SOS国际儿童村的建设。尽管中国维和部队的士兵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他们为当地儿童提供的物资和医疗援助一直没有中断。我们希望，所有各国都能通过这些很具体的工作，帮助儿童解决好他们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共同改善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境遇，让全球儿童共享和平、安定、幸福的未来。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国王和王后陛下莅临今天的安理会会议，并感谢比利时就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安排了本次通报会。最大限度减少武装冲突对儿童生活的影响需要我们全心全意予以关注。因此，我要表示，我们衷心感谢比利时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儿童权利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始终处于突出位置。

我还要特别欢迎各位部长出席今天上午的会议，并感谢秘书长、谢尔吉专员和贝克尔女士发表宝贵见解。他们的发言再次提醒我们，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全世界有4.2亿多儿童受到冲突的影响。

因此，德国非常欢迎启动调解人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的实用指南。从业者指南是必要的，以支持那些在实地工作的人努力确保和平谈判及协议的所有方面都考虑到儿童的保护和福祉。我们对儿童权利的承诺仍然是坚定的。我们把参加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视为这项承诺一个重要部分。德国还自豪地支持儿基会，是最大捐助方之一，其捐款尤其专用于在应对冲突和危机的国家开展的方案，以支持儿童的复原力和观点。

前面的许多发言者提醒我们，过去几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同时，我们都意识到，在这方面，我们继续面临巨大挑战。我谨提及一些最紧迫的挑战。

第一，在安全理事会议程所列的太多的地方，有太多的儿童需要巨大的复原力。我们对许多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深感关切。我们的人性是由我们保护最弱者的方式来衡量的。显而易见，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由于难以核实，案件举报一直不足，但官方统计数字仍然高得惊人。对这些罪行必须作出充分而坚定的反应。根据第2467（2019）号决议，我们需要确保向所有遭受性暴力侵害后幸存的儿童以及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提供非歧视性的多部门援助。这还必须包括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

第二，我们震惊地看到，在第1882（2009）号决议通过10多年后，杀害和残害儿童的现象似乎仍不见尽头。秘书长把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确定为特别令人关切的案例。我们继续呼吁废除在居民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做法。然而，单是在叙利亚，空袭、桶装炸弹和集束弹药就杀害和残害了数千名儿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最近令人不安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据该委员会关于叙利亚的报告记录，空中行动和地面进攻大规模增加，给至关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作为关于袭击学校和医院行为的第1998（2011）号决议的发起者，我们谴责所有袭击民用物体这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我们敦促所有国家签署《安全学校宣言》。

最后，德国同其国际伙伴一道，继续努力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适用，以防止所有严重侵害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回顾第2427（2018）号决议，其中提醒武装冲突各方严格遵守其依照国际法所承担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义务。在赞同第2427（2018）号决议时，我还要强调需要追究武装冲突中所有侵犯和虐待儿童行为的责任。所有国家都需要通过加强国家和国际问责机制，继续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德国重申，我们对国际刑事法院在确保有罪必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充满信心，并支持国际调查机制，例如人权理事会建立的调查机制。儿童福祉应处于我们所有行动的核心位置。我们需要确保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能够参加基于社区的方案，这些方案应立足于可补充问责机制的儿童权利办法。

鉴于存在的挑战很广泛，我提到的只是其中的几项，我们需要利用我们可用的一切手段、工具和办法，特别是在实地。关于儿童与冲突问题的许多具体实地级工作被赋予联合国和平行动中的儿童保护问题顾问。随着实地特派团保护职能的不断巩固，德国再次呼吁保持这项重要职能，将此作为一种独特的作用，并呼吁在这方面为联合国特派团提供充足的资源。

如先前所言，我们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甘巴所做的工作以及她在制定调解人更好地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实用指南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简单的真理是，儿童保护工作需要整个国际社会作出努力。因此，我们还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努力与欧洲联盟以及北约合作。在北约，我们设立了儿童保护问题高级顾问职位。

最后，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继续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冲突局势中遭受痛苦的整整一代儿童提供和平以及获得基本服务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诺曼-沙莱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代表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美国热烈欢迎比利时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来到联合国和纽约。大臣先生，我们也热烈欢迎你，并感谢你今天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们也感谢印度尼西亚副外长和爱沙尼亚副外长今天在此与会。

儿童也许是因缺乏和平与安全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人群。在多数情况下，儿童是我们当中最弱势群体。因此，我们高度赞赏比利时努力强调全球儿童保护工作，包括通过牵头就关于叙利亚、缅甸和苏丹的结论达成共识以及自去年以来一直担任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这样做。

我们还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谢尔吉**专员和**贝克尔女士**今天所作的通报。昨天，**克拉夫特大使**（见S/PV.8717）指出，从我们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可以确定我们认为什么事情重要。他们今天在此里与会证明了将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纳入我们有关和平进程和预防冲突讨论的重要性。我们感谢他们。

1999年以来，安理会成员、诸多决议和主席声明一直重申将该议程纳入有关讨论的重要性。同样，2019年8月，安理会又重申了这样做的重要性（见S/PV.8591）。当时，我们重申，在战争中遭受痛苦最多的往往是儿童，我们关于武装冲突的讨论不可忽视武装冲突给儿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我们希望，安理会工作组将更频繁地举行会议，秘书长特

别代表甘巴也将更频繁地同武装冲突各方接触，对他们进行宣传。

不断举行会议、签署行动计划以及召开像今天这样的通报会，都将有助于取得必要的进展。我们应把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视为一个机会，以更好地保护儿童免遭武装冲突之害。此外，通过如我们任务授权允许的那样同武装团体接触、建立信任和提供替代暴力的办法，联合国以及包括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在内的区域组织能够为可持续和平创造新的可能性。今天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20/3确认了这一点。

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一些国家看到的那样，冲突阻碍儿童发挥自身潜力，让儿童背上任何年轻人都不应背负的包袱。例如，在南苏丹，多数儿童从未经历过和平，而只经历过暴力、绑架和虐待的威胁。政治暴力的暂停为宣传创造了空间，包括上周签署了行动计划。但是，对南苏丹儿童来说，最好的保护将不是来自一项行动计划，而是来自基尔·马亚尔迪特总统和马查尔先生坐下来谈判达成持久和平。今天，我们呼吁南苏丹领导人最终搁置分歧，优先实现本国儿童的希望。

在哥伦比亚，美国对持续侵犯和虐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安。然而，最近的趋势使人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复员正在明显改善该国青年的境况。在委内瑞拉危机造成区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还赞扬杜克·马尔克斯总统努力保护儿童和委内瑞拉难民，包括给予在哥伦比亚出生的人公民身份。

此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为从武装团体手中解救出儿童作战人员所作的努力导致签署了解除武装和复员协议。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与武装团体的接触似乎在教育和变革领域提供了同样的机会。

但是，除了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上的国家局势之外，我们深感关切的是，三年多来，喀麦隆至少

有60万名儿童无法安全地在该国英语地区上学。这清楚地提醒我们，调解工作需要开展下去，以防止儿童再次成为致命暴力循环的牺牲品。

安理会有义务为儿童发声，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但是，为了建设一个造福所有儿童的

更加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必须采取有意义的行动。这就是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感谢今天有机会讨论议程的执行情况。

上午11时50分散会。